



觥筹 静溢处

梁贻钧◎著

GONGCHOU JINGMICHU

清华大学出版社

觥筹 静溢处

梁贻钧◎著

GONGCHOU JINGMICHU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觥筹静谧处 / 梁贻钧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ISBN 978-7-302-44368-1

I. ①觥… II. ①梁… III. ①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60388号

责任编辑：徐学军

封面设计：谢元明

责任校对：王荣静

责任印制：杨 艳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刷 者：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者：三河市新茂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30mm × 185mm 印 张：4.625 字 数：53千字

版 次：2016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9.00元

产品编号：071135-01



汗粒沿着雷凡特脸上纵横的皱纹流下，一袭花白的头发不能夺去这个魁梧老人蕴藏着杀机的生命力。他喜欢穿一身黑色的大衣，里面挂放着陪伴他一生的工具。他那双坚毅的蓝眼睛向窗外望去，带着一种无法言说的思念与忧愁。已是夜晚，而都会仍灯火通明，在夜色中矗立的一座座建筑物散射出雷凡特未见过的各种颜色的烟火，地上的人们正以永不枯竭的精力狂欢着，发出咆哮般的喧闹，即便在一堆正方形叠加的物体上，大屏幕正播放着那个女明星的死讯。

“天呐！”他轻声地叫道。

来访者是都宫的外勤人员，雷凡特刚被警笛声吵醒，就套着件沾着油渍的背心来到门口，两位衣

着得体的年轻男子已恭敬地等待在门外。

“您好，雷长官。”

雷凡特忍不住笑出了声，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听别人称呼自己为长官。

“都宫发生了一件命案，现在需要您老出山，亲王发出诚挚的邀请。”

“什么命案？”

“具体的会到飞梭上为您详讲。”来访者随即指向了一架停在不远处的银白色的梭形飞行器——一种可以穿行在现代城市里的交通工具。

“都宫没有警探吗？”雷揉了揉眼睛。

来访者会心地一笑：“已经十多年没有设置此类职务了。”

雷回到了自己的屋内。木地板上铺了一层这个地区特有的灰尘。四面徒壁使房间显得空阔而幽闭，一张装订了的图片立在书桌台上，那是年轻的雷凡特一身军装、去水淹区调查时留下的照片。他换上

大衣，将一只精美的怀表放入黑大衣的内袋，走出门去。

即便阳光努力地想透过云层霾层，但灰谷，抑或称其为贫穷区，仍旧笼罩在大烟囱们吐出的气体中，灰色的软绵绵的尘埃打在了屋顶上、铁轨间，再加上淬火变硬的黑矿粒，就构成了这一地区的人——小孩、妇女、男人们，面无表情地穿梭在街道与简陋的矮屋间，为都会输送着供其陷入欢乐的酒精与食物，也换来自己得以生存的简餐。

“顺便问一句，”一个外勤人员对雷说，“为什么会住在灰谷。”

“因为这里可以找人说得上话。”雷凡特点燃了一根香烟。

驶向都宫的过程中，雷在飞梭里闷出了一头汗。两位年轻人坐在他对面，向他叙述了事情的经过。

“赫奈岑女士，”提到这个名字，他们特意停顿，观察雷凡特的反应，但他显然已不问都会的任何时事。

“都宫亲王的情人——叱咤风云的一位女明星，受万众顶礼膜拜的娱乐女王前日被发现死于自己卧室内。”他随即戴上了电子手套，在空气中一画，关于赫奈岑的所有信息，展示在了雷的面前。包括她坎坷不幸的童年、如火绽放的青春、与亲王家喻户晓的浪漫爱情以及死时面目全非、横尸血泊中的照片。雷则默默地将这一切不带任何一点主观情感地记在大脑里，强大的理性思维是他一生通过与各路危险罪犯博弈而形成的，而将感情压抑在无底的深渊则是这个时代所赋予他这类人的特性。这一切都使得雷凡特——匿名于灰谷的黑色侦探，成为这个时代绝无仅有也硕果仅存的还与犯罪相关联的名人。

“现场有谁到过？”在校内泛着青绿的灯光下，那双蓝眼睛显得越发威严且冷冽。

“亲王，财政大臣，斯芸若女士。”

随即又陷入了沉默。

“雷长官，”他们其中一位打破了沉默，“十几年来都会处在一成不变的繁荣之中，从没有一起偷盗抢劫案发生，军队自都会建成以来便不复存在，警司法律系统早已是空中楼阁，所以您可想而知，这起命案可能会对都会人民所造成的影响。亲王为安抚群众，一面独自承受着丧妻之痛，一面将爱妻之死处理成一件戏剧式的娱乐事件，以使群众重回正常的生活。特此请您出山，暗地里查明真相，寻找真凶。”

雷老听过之后，心里暗自嘲讽着眼前的这两个人及其他他们背后的整个都会。他眼中的都会群众不过是成天寻欢作乐的傻子，而都宫人将看自己人民犯傻作为最大的乐趣。

“你们知道下面这座桥吗？”雷老话锋一转，指向窗外，半轮明月的余晖洒在了这座断断续续的桥上，黑色的海水平静地用它一半的力气将这座桥毁灭成现在这个遗址，用另一半的力气温柔地腐蚀

掉它剩余的面貌。

“死海不死，蚀虹维生，”雷老继续讲述，“虹桥本就连接着灰谷与都会两块原本贫富不分的大陆，大洪水之后，虹桥被毁，人类先后漂流到了这两块大陆上，一部分用科技造了一个彩色的梦，另一部分用工业造了一个灰色的梦，之后灰梦成为了彩梦的附属，靠我们现在坐的这东西。”雷老拍了拍座位，“牺牲自己的颜色，使彩色更加绚丽，当然，也更不切实际。”随即他爆发出了一阵狂笑，那是一种毫无保留的笑，笑得张扬，笑得古怪，使两位都宫人士为之一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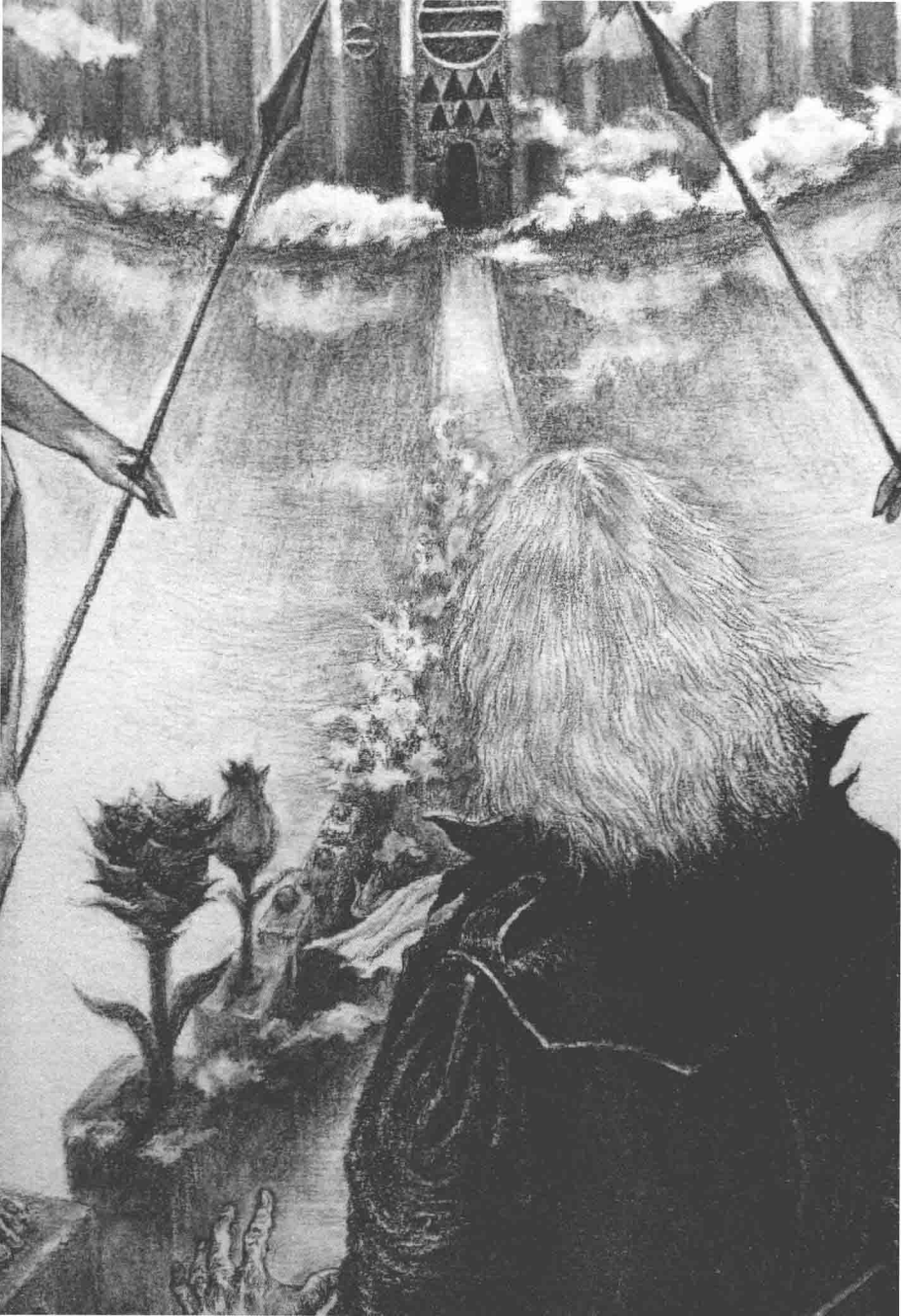
离开死海后，飞梭进入了都会。离别都会近四十年，雷老也惊叹于都会的变化。都会——这个正值青春期狂躁的少女——正散发着这世上前所未有过的活力、躁动、欲望及不安。一座座形态相似，鳞次栉比的竖直细长的建筑此起彼伏，悬空相隔，上下浮动，构成了都会永不止息的心波图，烟火缭

乱的灯光从上面交相映射，混合成了新时代的颜色。黑夜也屈服于这人工的白夜。地面上人头攒动，每个人都奇装异服，疯狂的人用红色和绿色分割自己，孤傲地用白色和黑色排斥他人；自恋的人用沉默与嘲讽遗群独立；花心的人用谈资和微笑左右逢源。男人们西装革履，女人们大多剪掉长裙，随着音乐一起疯狂地扭摆着，跳着莫名的舞蹈，像舞动的色团，在同灯光般炫丽的酒中大笑着，歌唱着，挑逗着，戏谑着。空气中的酒湿时尔被周围街上喷出的烟火蒸发，人群弥漫的热气又被成桶的冰水稀释，酸甜苦辣使人迷失在眼前这斑斓的世界里，设下的长桌宴绵延百里，使都会的人尽情宣泄自己多余的精力。

在这片五颜六色的狂欢浪潮中，雷凡特双眼捕捉到了街上正中央新立的大屏幕，无力地展现着这十几年来第一桩谋杀案，却没能阻止狂欢的人群疯狂的毫无缘由的“庆祝”。

“看来都会群众的记性不是很好啊。”雷老说。

飞梭穿过了喧闹的街市，来到了一座广场的正上方。通常情况下，每一晚的狂欢不会在广场设宴，除非亲王或都宫内部人员出宫，那时才是举都欢庆的场景。越过了都宫外墙，雷凡特第一次目睹了都宫的内景，即使几十年前他曾涉足都会，但并未入宫门半步便前往灰谷。第一道宫门与第二道宫门间是外宫，这里星罗棋布着大小不一的殿堂，是都宫低级人员办公及住所，也是对外联系的地方。再往里一层是内宫，是都宫最宽阔的地带，风景优美，黄色灯光营造了静谧氛围，一条河联系起了每一幢独立建筑，滋润了盛开着白紫色花朵。内宫是明星们——整个都会的娱乐生命赖以生存的养料——居住地。平时内宫与外宫可任意定时举办宴会。越过了最后一道墙，雷老终于见到了都宫之心，一座处于中线的桥直通到亲王的大殿，大殿被水围绕，由多个独立的长方体构成，正面的长方体上，一个硕大圆形的玻璃窗被混凝土分割成了三部分。下面





则承接着三角形的窗户，这里没有五彩灯光的闪耀，只有昏黄顶灯的照射，使得对称的灰黄色的八边形宫殿显出与众不同的宁静以及肃穆。

雷老下了飞梭，向亲王宫殿走去，水波倒映着他，一个黑色幽灵，四周偌大的墙将欢呼声消释成静谧的水声。靠近这颗都会静止的心脏时，他看见最上方的玻璃窗内，一个像火苗般摇曳不定的身影。步入室内，一股复杂而新颖的气息扑面而来，淡蓝色的地板在几盏巴洛克式壁灯的余光中安静地沉睡，走上白色大理石悬梯，雷老看见了天花板上，一朵燃烧的黑色哥特式的玫瑰花隐约地伸展着。来到自己的卧室，与两位护了自己一程的人道别后，雷凡特惊奇地发现，这房间与自己灰谷的住处所差无几，只不过是蓝色与白色为主打基调。



二

这是一间静谧的咖啡屋，昏黄的灯光让每一块沉睡的古木散发出了温馨的气息，悠扬地随着轻音乐飘到室内的每一个角落，靠墙书架上泛黄的皮纸及崭新的书页流露出了安静的自豪感。霏卉身着天蓝色的短裙，正好配起一双天蓝色双眼，在吧台读着《寂静的春天》。

咖啡屋里稀稀拉拉地坐着几位中年人及一位老人，此时，一位身材修长的年轻男子走了进来，穿着极简极休闲的服装，坐到吧台前，要了一杯蕊贝咖啡。霏卉不得不放下书，好奇为什么有人会要这么贵的咖啡。她将配好的咖啡递给男子时，发现他有一双奇特的绿色眼睛。

“看来你很喜欢读书嘛。”男子看到了放在吧

台上的书，“那书是讲什么的？”

“大部分是水淹区的故事。”霏卉找了张木凳坐下，她发现男子面容中带着一丝忧愁。他喝完咖啡后，抿了抿嘴。

“好喝吗？”霏卉眼睛散发出的蓝色光线与室内的昏黄非常和谐。

男子看着她的双眼，呆滞了两秒后回答说：“当然了，这可是顶级的咖啡，你知道关于这种咖啡的传说吗？”

“不知道诶，我只知道它很贵。”

“看来书上的知识永远都是不齐全的。传说这是水淹区产生的咖啡，咖啡豆长在一种被感染了的贝类中，产量极少，像珍珠一样坚硬的外壳包裹着它。这种贝类看起来不引人注目，但当它察觉到危险时，就会喷出毒液自我保护。”

“哇哦，那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可是在水淹区长大的。”

霏卉发出了笑声，酒窝在她白色的脸蛋上若隐若现。

“怎么了，你不相信？”

“没有，只不过几年前每个人都这么说，现在都说腻烦了，你是刚来这里吗？”

“哦，是的，不过，其实我并没有说谎。”

“那好吧，在水淹区长大的，你叫什么名字？”

“你可以叫我伏塞。”

“真是个有趣名字。”

“你呢？”

“霏卉？”

“姓呢？”

“这里的人都没有姓，亦没有过去，注意与别人谈话时不要问别人过去的事。”

“好，我知道了，那你在这咖啡屋待多久了。”

“很长的一段时间吧，因为这里看书比较方便。”

伏塞点了点头。

“既然没事了，那我先去看书了。”霏卉意欲离开。

“哎，看别的书可以，没必要看关于水淹区的。”

“哦，为什么，我觉得这是最有趣的。”

“因为，”男子用右手食指点了点太阳穴，“所有关于水淹区的东西都装在这里。”

霏卉又笑了，像晴朗阳光中的微风，“那好，若你能说几个我没有听过的，你就可以继续。”

“罔者玄象。”

“这个，真没有听过。”

伏塞自豪地拿起咖啡细细品尝一番，然后说道：

“传说象是一种在起非常非常浓厚的雾时才会出现的生物，找到它可以让人心想事成。一种看不见东西的生物想恢复自己的视力，他们的首领派出其中一名成员去寻找它，不久他回来了，而所有成员的视力却都没有恢复。他说他确实找到那只大象了，在他之前也有几人找到过这只象，不过它并没